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曹雪芹著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上

俞平伯校訂
王惜時參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553 字数1,55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65 $\frac{5}{8}$ 插页8

1958年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30000 册

(共四册)定价(3) 5.80 元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言

俞平伯

紅樓夢是出現於中國小說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現實主義的偉大著作之一。關於這書的作者，早年有人還弄不清楚〔一〕，現在從各種記載看，曹雪芹著作紅樓夢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這裏首先就作者及其著作紅樓夢的情況做一個概括的敘述。

曹霈，字夢阮，號芹溪居士〔二〕。雪芹是他的別號之一。本書開首即稱『曹雪芹』，因而紅樓夢的讀者們都習慣這樣叫他。曹家本河北省豐潤縣人〔三〕，降清後入正白旗內務府籍〔四〕，他們祖孫三代四個人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寧織造。織造爲內務府的專差，只有皇帝家的奴才能够充任，其實是封建統治者的耳目爪牙。雖說是包衣〔五〕，本職不過部曹，主事員外之類，但在當時確是炙手可熱的權要。由於社會關係及其他許多複雜的原因，曹氏的家庭環境很有文藝的氣息。江寧織造首先是曹頌做的。他的兒子曹寅。曹寅有兩個兒子，一個親生的叫曹頤，曹頤死了，又過繼一個叫曹頹。雪芹是曹寅的孫，他是曹頤之子還是曹頹之子却不能確定。我認爲若說是曹頤的兒子，這個可能性要大些〔六〕。

曹寅、曹頤、曹頹連任江寧織造，一七二八年曹頹丟官抄家以後，全家北返。關於曹雪芹生平

情況我們知道得很有限。他似曾到過揚州〔七〕，不僅回到北京究竟在那一年這些細節無從查考，甚至想比較簡略地鈎勒出雪芹一生的輪廓，也由於材料的零星憑漫，目前還不易辦到。我們只知道他和敦誠同學讀書〔八〕，并工詩，善畫，好飲酒，善談吐，娓娓令人終日不倦。後來住在北京西山附近，境况相當貧窮〔九〕。只有一個小兒子也不幸死亡，雪芹因而感傷成病，不多幾個月他也死了，葬在北京西郊。賸下的只有他的寡妻，身後很蕭條。紅樓夢後半的稿子很快的遭到散失，這未必不是一個原因。

曹雪芹是個磊落不平的『慷慨悲歌之士』，這從他的朋友如敦敏、敦誠、張宜泉的贈詩裏可以看出。他字『夢阮』，朋友詩中也每每用阮籍來比他〔一〇〕。又『酒渴如狂』，朋友將淳于棼比他〔一一〕，死後又用劉伶來比他〔一二〕。他擅長詩與畫。他畫山水，也畫石頭〔一三〕。他喝了酒畫畫，畫得了錢又去沽酒〔一四〕。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曹雪芹的性格。他的詩的風格近李長吉〔一五〕。生平做詩好新奇，至今還有斷句如『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作風大抵如此〔一六〕。有人以為紅樓夢有傳詩之意，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我們可以明白看出紅樓夢裏人物的詩是作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這類詩作也是服從於作者筆下的人物的性格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此外他還可能會彈琴唱曲。他是個多才多藝的旗下才人——自然他的最大成就還在小說方面。

關於雪芹的生卒年月也是歷來為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因為在某種程度來說，這關涉作者所處的年代，也就關涉到對於創作紅樓夢一書的理解。根據某些材料加以推測，他大約生於一七一五年（？），死於一七六三年，即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七〕。他著作紅樓夢，主要的是在三十至四十歲左右〔一八〕。

這不是說三十以前四十以後就不搞紅樓夢了，他寫紅樓夢原並不止一個稿子，如本書第一回說『增刪五次』。如脂硯齋評^{二〇}所謂『舊作風月寶鑑』^{二〇〇}，當然寫得更早。四十歲以後，有『脂硯齋四閱評本』（一七五九至六〇），離他的死只有三年。所以我們如說曹雪芹的一生都在寫紅樓夢，也不爲過。

這裏我們應該揭破『自傳』之說。所謂『自傳說』，是把曹雪芹和賈寶玉看作一人，而把曹家跟賈家處處比附起來，此說始作俑者爲胡適。筆者過去也曾在此錯誤影響下寫了一些論紅樓夢的文章。這種說法的實質便是否定本書的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從而抹煞它所包涵的巨大的社會內容。我們知道，作者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取材，加以虛構，創作出作品來，這跟自傳說完全是兩回事，不能混爲一談。持自傳說的人往往迷惑於本書的開頭一些話以及脂硯齋評，其實這都是不難理解的。本書開頭彷彿楔子，原是小說家言，未可全信；而且意在說明這不是『怨時罵世』之書，在當時封建統治很嚴厲，自是不得已的一種說法，我們亦不能信以爲真。脂硯齋評承用了這種說法，但也只個別的就某人某事說它有什麼真的做藍本而已，也並沒有概說全書都是自傳。我們看紅樓夢必須撇開這錯誤的『自傳說』，才能得到比較正確的認識。

中國封建社會的存在是長期的，在文化上有它的豐富的優良的傳統。就文學藝術來看，也曾不斷地反映了人民大眾的要求，被剝削階級的痛苦和對當時封建統治集團的不滿以至反抗的情緒。這個傳統，從先秦一直到清代，可以說綿綿不絕，歷歷可尋。就作者方面來說，也出現了許多傍行斜出，反

對綱常名教，『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傑出人物，即紅樓夢裏引莊子的所謂『畸人』。他們的叛逆性格久爲封建統治階級人們所頭痛，摧殘壓迫不遺餘力。紅樓夢第二回借賈雨村口中說明，列舉了歷朝『間氣所鍾』一些人物正是這個意思。曹雪芹自己便是屬於這個類型，上面已經說過了。紅樓夢繼承古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和人民性的傳統，並且大大的發揚了這個優良的傳統。這書不先不後出現於十八世紀的初期，在封建統治最嚴厲的時候，決不是偶然的。偉大的作品每跟它的時代密切地聯系着。紅樓夢正多方面地來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

像以前『索隱』的或『考證』的『紅學』，不論說紅樓夢影射什麼人什麼事，或者作者自敘生平，都是歪曲本書的真相，從而抽掉了它的政治意義。我們必須從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來衡量這一部巨大的名著。首先要提出的是它的傾向性——它的反封建的實質。他同情什麼，擁護什麼，他憎恨什麼，打擊什麼，這在紅樓夢中是十分鮮明的。他從封建社會的核心去動搖種種腐朽的上層建築而加以深刻的描畫和抨彈。他用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青年們的戀愛問題作爲題材來反映那個特定時代的真實。我們讀了紅樓夢，彷彿看到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縮影，同時也感到它深刻地批判了這個社會制度。

封建社會裏地主剝削農民的情形，紅樓夢描寫得雖不多，却說得很明白。如第五十三、五十四兩回是本書最火熾、熱鬧的場面，在這段故事開端詳敘烏進孝交寧國府田租事，又間接地表出了榮國府，就把兩府富貴繁華的經濟基礎給說明了。此外如敍鳳姐放高利貸，納賄害人等，都嚴正地貶斥她。本書反封建的傾向是不含胡的。在政治上，封建統治集團拿功名利祿來欺動人心，紅樓夢也明顯地反對

這個。如賈寶玉痛惡科舉，罵官僚們爲『國賊祿鬼』，林黛玉自幼不勸寶玉立身揚名等等，這是大家都熟悉的了。不但如此，它的書主人賈寶玉且懷疑到當時統制人心的倫理道德的觀念。這比反功名利祿還更稀有難得。寶玉跟他父親賈政是敵對的，即跟他母親王夫人也有矛盾。又如舊本在第三十六回有『寶玉焚書』之說：

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

今本大概認爲這未免『駭人聽聞』，且亦不像真有這回事，便把它刪了。像這裏不僅是版本詞句的各別，而應該認爲作者的思想認識、憤慨所寄托。在第二十回說寶玉，更直接攻擊到『孝道』：

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互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今本也改壞了）

照他的口氣，聽這『互古第一人』這句話也還是勉強的，這兩個小小的例子已充分表示紅樓夢是怎樣針對了古老的封建傳統的觀念形態，提出了反抗的呼聲。本書他處雖有些『歌功頌德』的表面文章，只不過是掩飾之詞罷了。

在這些地方，紅樓夢原都擊中了封建社會的要害，但它的反封建的意義固不僅僅如此。它的最精彩的地方，即感動人心的所在，也還不在此。追求個性解放，歌唱戀愛自由，提高女性地位，這都是本書一望而知的突出之點，紅樓夢之所以爲紅樓夢。雖然有人覺得紅樓夢還沒有真正男女平等的觀念，也還談不到婦女解放，然而像寶玉著名的宣言：『女兒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這種話出現在十八世紀初，中國封建統治嚴厲的時代，應該說是驚人之筆。這話針對着傳統『女卑』的說法加以反駁，

不恤矯枉過正地把男子看成濁物。但假如把它孤立起來看，不過是句口號，文藝上的價值也還有限。妙在紅樓夢全書支持了、說明了這個，使後來的讀者都覺得女兒們真是冰雪聰明不可不有，那些賈府的男人們以及兩村薛蟠輩真是渾沌渣滓斷不可有。我們似乎很自然地相信了賈寶玉的『怪話』。這是作者創作的成功。這是紅樓夢裏跟封建觀念冰炭不相容的最現實的東西。曹雪芹的思想，在這些方面已軼出古代『畸人』的範圍，對劉伶阮籍輩畢竟不同了。

小說主要是通過人物的形象來反映社會的真實的。紅樓夢所創造的人物，不但衆多，性格也是多姿的、複雜的；誰是正面人物，誰是反面人物，它的傾向性原很鮮明，但也不適於用一個公式來硬扣。我們一面要區別他們所代表的某種社會力量的本質，同時又不能忽略他們個性的差別、繁變和全部性格所含有的複雜的意義。正由於紅樓夢寫得幾乎像生活本身一樣豐富多彩，所寫人物是典型的，我們讀紅樓夢就彷彿走進了一個現實的世界，跟許多真人真事接觸，跟書中人的喜怒哀樂憤慨不平處處起了共鳴。

我們要分析這許多典型人物的複雜的含義，自非三言兩語的事情。這兒只將賈玉黛王寶釵略爲一談。寶玉是書主人，紅樓夢的思想性往往借他來表現。如上邊所說，他反功名利祿，反禮教倫常，反男尊女卑等等，他的叛逆性格本不成問題。但作者對他的寫法却有兩種保留：（一）寶玉的叛逆性，似乎不够徹底。（二）作者也有一些保留的看法和說法。這由於作者的時代局限，思想上的矛盾呢；還是怕觸犯文字的禁網，事實上的不得已呢？我想，是兼而有之。但這並不妨礙寶玉在紅樓夢中成爲

正面的肯定人物。有人舉出寶玉有許多缺點，因而懷疑肯定的看法，這是不對的。分析一個人物要從他主要的、本質的地方着眼，要從他所處身的客觀環境來體會，不能孤立地摘出個別的現象作為事證。這樣就不能恰當地了解正面典型的性格，同時也無從說明本書批判的意義。

至於作者對寶釵黛玉，胸中原是黑白分明的，表現在書中人賈寶玉心理方面亦正復如此。如第三十二回寶玉說：『林妹妹不說這些混帳話，要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芸軒』，他又說：『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寶玉的左釵右黛以及爲什麼贊成黛玉，都說得很分明；但作者却不把寶釵寫成戲上的小丑，對釵黛二人既採用才貌均等的寫法，而對於寶釵的批判多通過一些個別的事例，但却十分本質地暴露了她的深沉險譎。作者用這樣手法來寫釵黛是適當的。在以愛情爲題材的小說上，譬如把寶釵寫成鳳姐兒一樣，也就不能恰當地襯托出黛玉的性格。而且大觀園許多女子以至於寶玉都是封建社會、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雖然對這封建階級，有不妥協以至於叛逆的，也有服從以至於擁護的，分明各各不同，自不能混爲一談，但總起來說，這些不幸的犧牲者應該都在哀矜之列，所以『懷金悼玉』，無礙事實上的左釵右黛，而『千紅一哭』，『萬艷同悲』，也不因而削弱作者筆下鮮明的傾向性。紅樓夢書中對封建制度的本身很表憤慨，但對於處在被壓迫地位的婦女，如『十二釵』之類，哀愁的成分要多一些，這不是很可理解的麼？

本書扼要地抓着正副十二釵的主要人物『黛玉』『釵襲』，寫爲兩種典型：一種是封建統治者視爲肖子完人的，另一種是他們看作叛臣逆子的。大觀園榮寧二府的女子雖多，却用這綫索把它貫穿提

擲起來；更借了書主人寶玉的思想、言論、態度和行爲，明確地表示出抑揚、褒貶、上下、左右來。這是作者之意，也就是本書很值得注意的事。雖然黛玉晴雯這一類型的人，很難說他們是有意識地反封建，却無礙紅樓夢反封建的意義。

紅樓夢的傾向性這樣的鮮明，典型的形象這樣的突出，所以它的主題是很明確的。跟這個密切配合的是它的藝術成就。離開思想性固沒有紅樓夢，離開了它的藝術的成就，也不成其爲紅樓夢。紅樓夢的所以偉大，首先在於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勾勒出一幅出現在十八世紀的中國時代生活的巨大的畫圖，從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批判了統治着人的心靈數千年之久的封建的觀念形態，並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封建社會必然要走向崩潰滅亡的消息。

紅樓夢所寫人物很多。小說的好壞原不必以人物的多少來分，但難得它把許多人物都寫得那樣成功。這麼多的人自然不能一個一個地仔細描寫。對於很多的次要人物，作者每只用寥寥幾筆或只用一種暗示，而這個人物的形象便顯露出來。就在外的相貌來說，對『十二釵』的正面描寫，全書非常之少，不過黛玉、寶釵、鳳姐、迎春、探春、襲人、鴛鴦、尤三姐等幾個人，其他的人並不會多說，但如妙玉平兒紫鵲等人的形象也還是逼真的。性格方面幾乎沒有雷同。即在同一類型的人物中，也必同中有異，寫出他們的個性來。如黛玉跟晴雯不同，而晴雯跟芳官又不同；寶釵跟襲人不同，跟鳳姐也不同。其他如寫賈赦、賈政、邢夫人、王夫人之輩也都是這樣的。

作者又是記事的能手，本書『人』『事』的複雜難得記載，在第六回他本人曾透露一點：

按榮府一宅人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了，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二三十件，竟如亂麻，並無個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寫起方妙。

紅樓夢裏許多事情互相關聯，互爲因果，大事包着小事，小事又引起大事，此起彼伏，形成波瀾，作者說要找頭緒，的確被他找着了。以這樣多的人物活動，這樣多的事情串插，而我們讀來一點不覺紛繁、雜亂、瑣屑，只情不自禁地跟了他走，跟着故事的情節活動，而對於書中人物的愛憎好惡又自然地符合作者原來的意圖。這豈不是他找着了頭緒綫索的原故。紅樓夢固亦有極繁極密處，尤妙能『執簡馭繁』。它的明清簡要乾脆的地方實不可及。

作者尤擅長描寫環境，渲染空氣。有透過人物的心理而境界變化的。如第三回林黛玉到的，第六回劉老老到的是同一榮國府，而在林黛玉眼中的榮國府跟劉老老眼中的榮國府大不相同。有隨着時間情事而境界變化的。如同一大觀園，十七回是新造的空園，十八回是人工妝點的，到了四十回劉老老進去，便是有人住的花園了。可惜後來敗落的大觀園，當在雪芹的殘稿內，我們不能看見。今存八十回後半却也寫了一些，如鴛鴦寶玉眼中的園景，也就够蕭瑟的了。渲染空氣的地方，如五十四回慶元宵，七十八回賞中秋，同一夜宴，同一盛會，而繁熱淒涼，儼若冰炭不同的兩個世界。那中秋晚上，無論賈母怎樣的帶頭起勁，衆人怎樣的努力追陪，都是強顏歡笑而已。其實那時賈府並沒有事實明顯上的破敗，而哀愁的預感已滲透了每一個角落裏。

再就結構來說，紅樓夢超過了以前白話小說的名著。它的結構是完整的，謹嚴的，同時又是有意變

化的，不落入公式化的科臼。可惜書沒有寫完，無從全面地談它的結構。有一點可以提到的，大概本書分爲上下兩部，五十四、五十五兩回做它的分界。五十四回記元宵夜宴繁華極盛時，是個頂點，以後便走下坡路。原書大概本計劃一百十回左右，恰好當它的一半。五十五回緊接五十四回，文章的境界風格迥不同，好像音樂上的變調^{三三}，我認爲這個評語是中肯的。

談紅樓夢藝術的成就，自不能丟開它的語言。語言雖只似文學工具的問題，却跟思想內容息息相關。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大大的發揮了北京語的特長。口語體的文學，宋元以來早有了，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出現於清初，並非偶然。它用流暢圓美而又簡潔的北京語做基礎，摻上了他家習用的方言（如原籍豐潤，便有豐潤話，久住金陵，便偶有南京話）和一些白話小說傳統的語言。它並非純粹「寫話」，也吸收了一些文言的成分。這些文言成分不但不妨礙白話的生動活潑，反而豐富了口語。紅樓夢的語言不止在敘述上用得很好，而且善用語言來表現人物的個性。如鳳姐寶釵襲人可說是一類人罷，但鳳姐開口來便是鳳姐，寶釵是寶釵，襲人是襲人，決不相混。寶玉黛玉是同心人罷，而開口來也不相同。本書所用語言實際上幫助了典型的完成。

上面說了紅樓夢在思想上藝術上的許多優點，它有沒有缺點呢？當然有的。它的作者不能不受到時代和階級的限制。這種限制，主要的在於作者的基本傾向雖然如上所述，是對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作了深刻的批判的，但對他的本階級仍不能不有若干的留戀。這就是本書最重要的缺點。第七十五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用神秘空氣渲染的寫法來預說賈氏的衰亡，又對於這些子弟們不能『繼繩祖

武』表示惋惜。像這些地方自然會跟作者的反封建的基本傾向有些矛盾。本書一些唯心的、神秘的、甚至於神怪的表现，可以說是缺點。但這也是時代的限制，我們可以理解的。大體上說，從他所創造的現實的東西看，我們不能不說作者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了。

下面將敘說我整理紅樓夢的經過。先從續書說起。曹雪芹只寫了八十回，這是事實。八十回後據說他還寫好了五六段，却不幸一起『迷失』了。對於這問題，暫置不論。曹雪芹沒有親自寫完這部不朽的著作^{二二}，終歸很可惜的，誰也不能做這煉石補天的工作。程高續刊四十回應該說是難能的，但以視全作，却未免大有遜色。續成之書從一七九一以來，通行一百多年，客觀效果不太壞，書中人物如只就結局說，距作者原意相差也不太多。在若干程度上它爲原作保存了悲劇的空氣，這可算續書最大的功績。續書的價值應該從它的本身，客觀地重新估計。我原來整理校勘的只是曹著八十回的紅樓夢，續書本不在範圍之內。但程偉元高鶚兩人不僅刊行後四十回，並且也搞過前八十回，所以後文還不免牽連到他們。

怎樣整理紅樓夢？爲什麼要整理八十回本系統的紅樓夢？紅樓夢過去很凌亂嗎？這一點首先需要說明。原來程高的百二十回有兩種工作：（一）補完後四十回。（二）連着前書把八十回整理了一遍。程高既把前八十回給修改了，這樣一來，表面上比較完整，然而就保存曹著本來面目一方面來說，就成爲缺點了。用八十回本正式流通，在清代可以說沒有，直到一九一一年左右才出現了有正書局石印戚序本。它又不是根據原本影印，只抄寫後重印，自不免抄錯妄改。原本聽說後來被燒了。以後雖陸

續發見三個脂硯齋評本，也都出於過錄，而且是殘缺訛亂的。一言蔽之，曹雪芹所著八十回從作者身後直到今天，始終沒有經過好好的整理。現在由我來擔任這項工作，自己覺得能力不勝，非常慚愧。又因原來計劃目的不够明確，工作上也存在許多缺點。

由於抄本既零亂殘缺，刻本又是被後人改過的，所以最初就把目的放在兩個地方：（一）盡可能接近曹著的本來面目。（二）使它的文字情節能够比較的完整可讀。乍一看，這兩個目的可以統一的。曹氏原著當然很好，假如接近他的原本，豈有不可讀之理。然而仔細推求，在整理工作的過程中，時常發生困難。這種困難主要可分做兩層來說：（一）因原著未完，本是草稿，雖脂硯齋本寫着『四閱評過』，實際上還不會脫離稿本的面目。（二）草稿就是草稿罷，自有它可寶貴的地方，然而我們所有的『舊抄本』，并草稿的資格也還不够。它們只是些過錄的本子。所謂乾隆甲戌本並不是一七五四的原本，己卯本也不是一七五九的，庚辰本也不是一七六〇的。抄寫的時間或不會離原標年分太遠，却不能確定其爲何年。彙合這些過錄傳抄的本子，與原稿的真面目是有距離的。照現在的情形說，只可以說總比刻本接近一些罷。所以就上述第一個目的說，整理這些抄本還是有意義的。但如兼顧第二個目的，則矛盾更多。這些抄本，姑且算它原本，假如文詞不順，情節不合，我們要把不順的使它順，不合的使它合，那就必須改。在這抄本羣裏改來改去，還沒有太大的問題。假如不成，就不得不借重較後或更後的刻本，以至於用校者自己的意見。無論改得成績如何，反正已非曹著的真面目了。主要的困難就是這樣。

新校本的用途，相應地也有兩個目的：（一）紅樓夢既然是一部十分偉大的作品，除了過去流行的各本以外，整理出一個更接近作者原著的本子來，附有詳細的校勘記，以備研究者的參考，這是需要的。（二）當然，同時我們也希望這個本子至少不要訛字滿篇，斷爛殘缺，可供相當範圍的讀者閱讀。這兩個要求也是有些抵觸着的。從第一個目的來說，應該用某一本作底子，那怕它錯得明顯，錯得離奇，端的一字不改，只詳細細地無遺漏地寫在校勘記上。從第二個目的着眼，便得彙集各本並包括一部分刻本在內，盡可能斟酌去取，使它比較完善。這兩個做法是不同的。我那時懷着兩個目的，所以一方面做校勘工作，另一方面又做了審定工作。這個企圖也有相當的理由，而做起來就不免顧此失彼，弄得不暇不秀了。以抄本陸續發見，性格不同，有些情形當時沒有想到，工作上也添了一些缺陷。總起來說，目的定得太大了，就不够明確切實了。

總的情況如此，若更詳細一點說，還得先從紅樓夢的版本本身談起，先要概說它早年流傳的情況。所謂早年，即從我們所知曹雪芹生前有紅樓夢抄本的時候算起，直到程偉元高鶚初次排印本出現，約不足四十年，從一七五四到一七九一。這四十年又分爲兩段，以一七六三曹雪芹卒年爲分界綫，前段不足十年，後段不足三十年。

曹雪芹生前紅樓夢大約只在友朋間傳觀，不會公開流通。孫華所謂『紅樓夢非傳世小說』即爲顯證^{〔三〕}，程高引言云亦可參考^{〔四〕}。現存的三『脂本』（甲戌、己卯、庚辰），它們原底決定在曹氏生前。此外還有一個傳疑的戚蓼生序本，其底本可能亦在雪芹生前，今原本已不可見，但就所附批

語看，包括一大部分的『脂評』，它屬於上述三個『脂本』同一系統，毫無問題。所以儘不妨說有四個本子。現在只就三個脂本來說。

它們也分爲兩類：甲戌是一類，己卯庚辰另是一類。以寫作時間來說，甲戌本最早。甲戌本很早，可以用它的內容來證明。例如第一回僧道跟石頭問答一段，約多四百多字，此本獨有，不但後來的各本沒有，即己卯庚辰兩本也沒有。這很明白是另一個稿子，而這另稿又可能是作者的初稿。其他文字的異同，也還有可以用來說明的。至於己庚兩本相隔只一年，皆題『四閱評本』，大概相同，亦不妨說幾乎完全相同。庚辰在曹死前三年，以後大約沒有更晚的定本了。再就本子現存的情況說，也應該這樣分爲兩類。甲戌本不在我們這裏，己庚兩本却俱在，庚本且已印出。甲戌本殘存十六回只到第二十八回爲止，原本是否具有八十回的規模不能確定。己卯庚辰都是八十回本，己卯只存四十四回，庚辰大體完全，只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比較最完整的要數它了，雖然庚辰本的缺點也不少。

到了雪芹身後，紅樓夢即以八十回的抄本在社會上流行着，傳抄者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不脛而走。這些抄本當時一定很多。現在我看到的就有三種：（一）乾隆甲辰年（一七八四年）夢覺主人序本八十回；（二）吳曉鈴先生藏乾隆己酉年舒元煒序本八十回，今存前半部；（三）鄭振鐸先生藏殘本兩回（第二十三、二十四）。這（一）（二）兩種的序文年月證明它在曹雪芹身後，刻本以前。鄭藏殘本年代不知，它在文字上改動很多，大約也在刻本沒有通行的時候傳抄的。

這三十年是紅樓夢無定本最混亂的時期。那些抄者不但隨便抄，而且任意改，這樣下去可能把這